

\* 科学家 \*

# 知识分子的楷模——蒋新松

马颂德<sup>\*</sup>

(自动化研究所 北京 100080)

**关键词** 知识分子, 楷模

蒋新松同志离我们而去已有一年了,他战略科学家的思想境界,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怀,他勇往直前、不畏艰险的开拓精神,他既能大处着眼、高瞻远瞩,又能深入调查、勤于实践的工作作风,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蒋新松同志虽然不在了,但他那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还时时浮现在我的面前。

蒋新松同志不愧为战略科学家。1986年他参与起草了国家“863”计划总体发展战略的中央23号文件,在这以前,他已力排众议,把机器人的发展列入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的发展规划,并已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与开发工作,之后机器人研究发展被列入国家“863”计划。1987年我刚从国外回来,就被国家科委破格纳入“863”计划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的大多数人都是在研究第一线工作的科研人员,对战略思考与宏观管理知之甚少,没有经验,我也对国家为什么要动用较大的财力与人力去发展机器人的战略不甚理解。蒋新松作为自动化领域专家委员会的首席科学家,善于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他说,许多特种机器人都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产品,虽然用量不大,但如“两弹一星”一样,决不能受制于人,发展这种机器人是中国科学家的责任;另外,机器人技术就像一把伞,包含了计算机体系结构、智能控制、机电一体化、传感等一系列高技术,伞打起来了,就能促进这些技术有更明确的发展目标,形成气候。同时,这些技术还会辐射到许多应用领域,因此,研究开发机器人,就不仅是研制几个机器人,而是促进一大批高技术产品的开发。蒋新松同志的分析,表现出为国家重大目标考虑的战略远见与责任感,体现了对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技术产品的市场应用前景的思考。10多年来,“863”计划自动化领域科研开发的成果与实践,充分证明了蒋新松同志的远见卓识。

蒋新松同志的强烈责任感,不仅表现在他参与“863”计划制订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建议,也反映在他作为所长对研究所发展的战略考虑。就在他逝世前一个月,我曾邀请他到自动化所作报告,他主要谈了研究所“生存与发展”的问题。蒋新松说,作为信息自动化领域的研究所,只要大家团结、肯干,“生存”是没有问题的,一些人可能还会发一些小财,但我们还要考虑“发展”,也就是中长期的目标,前瞻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组织队伍,在国家重大目

• 自动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收稿日期:1998年5月10日

标的牵引下,瞄准世界高技术发展的前沿做一些有影响的创新的重大工作,我们就将永远被动地跟着别人走,把队伍搞散了,生存也就发生问题。蒋新松同志的话,犹如警钟长鸣,激发我们不断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新贡献。

蒋新松同志不仅是具有战略远见的科学家,还能以诲人不倦的精神努力做好科普和宣传工作,许多人戏称他“老讲”。他的身影活跃在各种讲台、大中型企业、学术论坛,他经常一讲几小时,对发展战略和国内外态势如数家珍。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能“讲”,还勤于实践,亲自带研究生,对机器人智能控制中加速传感器等问题分析得头头是道。1996年,我在沈阳出差,他听说我可能不久要接任北京自动化所所长,热情邀请我去他家,给我讲如何当好一个所长,从晚上8点讲到10点多,毫无倦意。讲到发展先进制造与敏捷制造问题时,说他刚写了一篇文章,并马上打开他的计算机,亲自把文章打印出来给我,还兴致勃勃地给我演示他在计算机上做的工作。他的许多文章与讲演稿都是自己在家里打印的。许多人以为蒋新松是个大所长,战略科学家,小事一定不会干,其实,他一生历经磨难,是一个喜欢实践的干将,许多“小事”还非常能干。我们在一起开会,晚上空闲时,他会给我们津津乐道地讲如何烧一手好菜,如何亲自剪裁做衣服。有一次,他看到一种程控的小型家用毛衣编织机,一高兴买回家,当天就试验,亲自尝试设计花样,织毛衣。他遗憾地说,我现在太忙,没有时间,实际上我是非常喜欢亲自动手去做这些事的。

蒋新松同志具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高尚人格。“文革”期间,他被打入“另册”,好几年没有人敢和他讲话,但他仍埋头苦干,长期在工业企业第一线搞科研与技术改造,改革开放之后,他很快被推上所领导的岗位,一心扑在工作上,连当时大多数研究人员渴盼的出国进修机会都放弃了。他为我国机器人研究开发事业留下了一座丰碑,被称为“中国机器人之父”,但却没有为他自己和家人留下什么,可谓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记得一次与蒋新松议论,我戏说他在沈阳自动化所的组织管理是“沈阳现象”,意即在北京未必行得通。北京的研究所周围,各种独资、合资公司林立,没有大笔经费,大队伍组织不起来。蒋新松说,各地情况不同,采取的办法当然要因地制宜,但若不提倡奉献精神,经费再多,队伍也会散掉。不少在国外的同仁、老同学曾问过我这样的问题,“是什么使你回国后,在困难的条件下,始终努力工作,无怨无悔?”我说,我回国后,结识了一批老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蒋新松院士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历尽艰难,在空白中开创了许多新领域,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们不畏艰难的执著精神和不计私利的高尚风范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 \* ————— \* ————— \* —————

#### 更正:

本刊1998年第2期“中国科学院阜康荒漠生态系统观测试验站”一文中的“学术委员会主任:宋郁东”应更正为“学术委员会主任:石玉林”。